

冰川天女續傳

金麒麟 著





金世遗刚刚落地，洞冥子也已飞到了金世遗头上。

第二十一回 鹰穴传说

念青唐古拉山的冰宫，沉浸在无边的月色里，那万古冰川，横映着天空，偶尔有一只雪羊悲鸣着一闪即逝。

唐经天、冰川天女、冯琳母女、武氏兄弟、麦永明、黄石道人以及那个红衣婆罗门武士哈叶什各怀心事，一时之间，竟各引颈眺望这百川月影、千峰夜色起来。

只有陈天宇、徐仙舫、江南和惠卿四人似乎不为所动，江南心中的吊桶七上八下，想道：“今夜不知还要出什么事呢！”

江南心念甫动，忽见一条怪影飞扑过来，众人俱是吃了一惊：

来人披头散发，干瘦得如一杆枯竹！

他轻飘飘象一根羽毛一样落在众人中间，不笑不言，旁若无人！

唐经天与冰川天女见来人身形，竟与当年冒川生老前辈开山结缘时死于吕四娘之手的洞冥子十分相似！

“阁下是什么人，请说个来由！”唐经天心中虽惊，但风度不失，拱手长身而立。

“嘿嘿！”来人在鼻孔中笑了两声，“怎么，连我都认不出来了吗？”

“莫非你是洞冥子……？”冰川天女迟疑地问道。

“嘿嘿！嘿嘿！”

“你……？”唐经天不敢相信，人不可能死而复活！

“我正是昆仑山枯竹洞的洞冥子！嘿嘿，没想到吧？”洞冥子仍然木无表情地立在中央，真象一杆枯死的竹子。

众人之中，只有黄石道人脸上掠过一丝笑意，唐经天等人均未看出，但江南却在一旁注意到了。

“你当年不是已经……”唐经天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嘿嘿嘿……”洞冥子轻声冷笑着，“是的，我死了，又活了出来——这得感谢他，是他救下了我！”

洞冥子指着黄石道人，黄石道人点头微笑，“洞冥道友，我知道你会来的！”

“这怎么可能呢，难道吕四娘还会弄错吗？明明……”

唐经天与冰川天女对当年的情景仍记忆犹新——

冒川生在峨嵋金顶举行每隔十年一次的开山结缘盛会。盛会开始不久，灵山派的众弟子摆开九宫八卦阵向冰川天女挑战，并发射当年灵山派大师韩重山赖以成名的暗器“四环钩”，后被冒川生挥袖弹回，打死了灵山派现任掌门人叶天任！

之后又来了赤神子、黄石道人和洞冥子三个顶尖的邪派高手，轮战唐经天，冰川天女和金世遗。三位邪派高手论辈份均比冰川天女他们高出许多，功力亦要深厚得多，尤其是枯竹洞的怪人洞冥子与冒川生素有宿仇，武功最高，来势极其凶猛。

冒川生曾在四十多年前与洞冥子结下梁子：洞冥子当

年在昆仑枯竹洞中苦练成一派邪异功夫，专与武林中的名门正派作对。冒川生当年正值壮年，火气盛旺，便专程赶到昆仑枯竹洞前，找洞冥子比武。两人激战半日，洞冥子战败，冒川生胜在掌上。洞冥子战败之后，冒川生与他约法三章，迫洞冥子发誓：从此不再走露江湖！

唐经天尚记得洞冥子一出现，冒川生亦是神色一动，缓缓说道：“洞冥道友，四十年前旧事，你还未忘怀吗？”

当时唐经天十分吃惊，听冒川生之言，这洞冥子当与冒老前辈属同辈之人，但那时看起来，洞冥子顶多不过四十出头！其以内功驻颜之术，也算是旷古罕有的了。

洞冥子一听冒川生之言，啧啧怪笑道：“冒川生，你而今已成一代宗师，可我还是个囚徒，这岂不是太不公道的吗？我今天特来向你求个情，你到底还许不许我在江湖上行走？”

冒川生道：“四十年间，星移物换，沧海桑田，人事变化，你的誓言，守与不守，那自然是随你自个作主了。”

洞冥子冷笑道：“当时你以武功迫我自囚，而今我二次出山，自己也不知配不配在江湖上行走，少不得要向你领教一番！”

冒川生道：“江湖之上岂是只凭武功？”

洞冥子又嘿嘿一笑：“我当日输在你的掌力之上，今日只知道要在掌上讨回来！”

洞冥子飞身一跃，扑向冒川生。冰川天女是冒川生的亲侄女，见到洞冥子在德高望重的叔叔面前如此猖狂，当即弹出七枚冰魄神弹，洞冥子叫道：“米粒之珠，也放光华！”

十指齐弹，七枚冰魄神弹，尽数击碎，化作一团冰雾！

后来冰川天女、金世遗又来轮战洞冥子，洞冥子内功已练到上乘境界，金世遗强攻不下，口吐三枚毒龙针，直喷向洞冥子的凤府、璇玑和潜精三处大穴！

金世遗的暗器是天下至毒的暗器，他们师徒所居的蛇岛之上，有一种名叫“金角神蛇”的怪蛇，此蛇蛇头微微凸起，状如角质，其毒最大，能致人死命，只有千年芒草才能解救！金世遗同时射中洞冥子三处大穴的毒针，便是用金角神蛇的口涎练过的。

洞冥子忽觉凤府、璇玑、潜精三处大穴隐隐发麻，当下又惊又怒，一挥双掌，金世遗顿觉掌风奇大，胸中气闷，唐经天、冰川天女同时舍命相救。

洞冥子是前辈高手，唐经天一掌拍出，直让他看出手法。洞冥子狠毒之极，左手一摆，五指长甲忽然脱肉飞出，直射唐经天面上双眼，冰川天女急忙横剑挡开！

洞冥子怪叫一声，身子腾空而起，紧跟在金世遗之后！

唐经天呼地一掌拍向金世遗，金世遗去势快极（当时唐经天意在救金世遗，加速他逃开洞冥子的追击），金世遗从众人头上飞过，众人纷纷闪避，只见狂侠金世遗一个筋斗翻了下来，已到了大殿阶下！

洞冥子轻功了得，如箭离弦！金世遗刚刚落地，洞冥子也已飞到了金世遗头上。

他人尚在半空之中，即以大鹰扑兔之势，双掌齐发，猝击金世遗天灵盖！他恨极这个疯丐，心想反正已中了他的三枚毒针，日后已成废人，不如拼个同归于尽，这一掌竟

是将全身精力运了出来，又是凌空下击，座中之人除冒川生之外，纵算是合唐经天与冰川天女二人之力，也万难挡住，更不要说已经精疲力尽的金世遗了！

就在金世遗的性命濒于倒倾之际，忽听得一个极其清脆的笑声：

“洞冥道友，干吗生这样大的气呀！”

洞冥子身躯一震，双掌下击，竟然打歪了！

众人眼睛一花，只见一中年美妇，不知什么时候已到了两人身边，长袖轻轻一拂。

洞冥子忽地一声厉叫，仆倒在地上，满头乌黑发亮的头发忽地变成灰白，而面上亦已许多皱纹！他本来形同壮年之人，只是眨眼之间，竟变成了一个衰弱的老人！

中年美妇也似颇为意外，“噫”了一声，走近洞冥子身边，看了一眼，双手合十，道：“罪过，罪过！道友，你好好走吧——”

黄石道人脱下道袍，将洞冥子的遗体裹好，向金光寺的主持金光长老稽首道：“还要借贵寺法坛一用！”

金光长老合什说道：“老衲也该为洞冥道友送行。”

法坛与大殿毗连，内中设有火葬场所，黄石道人准备将洞冥子火化之后，把骨灰带回昆仑山。

当时吕四娘、冒川生、金光长老都去观了火焚之礼，眼见洞冥子遗体渐渐火化，金光长老合什颂道：“咄！妄念贫嗔一火烧，四大皆空相！”

唐经天与冰川天女望着洞冥子，当年一切细节历历在

目，明明他是死了的，怎么又会突然出现在冰宫之中呢！

唐经天道：“洞冥前辈，当年明明你中了金世遗的毒针，毒性攻心，后又猝遇岷山吕四娘的一拂之力，而且……

黄石道人阴阴一笑，走了出来，对唐经天和冰川天女说道：“洞冥道友是我数十年来生死之交，我又岂肯轻易送他去也！当时我见洞冥道友倒下，形容忽的苍老，知道他一定是中了毒手疯丐的毒针，否则，纵然是岷山吕四娘，也断断不可能一拂袖之间便可得手！我急忙走下大殿阶梯，一探脉息，似乎已经冰凉，但我知道洞冥道友在昆仑枯竹洞中尚练有一种世上罕见的功夫，叫做“天魔功”。练得天魔功之人，能在脉息全无的情况下，守住心中一点灵气，熬过七天七夜……”

“但是明明众人都看到你将洞冥子火化了的啊！”冰川天女道。

“嘿！这个谜嘛 要解开很简单。你们知道法坛火葬场与大殿虽然相邻，但毕竟要经过几道曲廊。我在通往火化场中途，暗中已与赤神道友配合，将洞冥子换成了灵山派掌门人叶天任的遗体，而不是洞冥道友，洞冥道友已被赤神子悄悄背下山去了。”

黄石道人与赤神子合力救出洞冥子之后，知道洞冥子危在旦夕，必须在七天之内解了他体内的剧毒，否则他必死无疑！

本来单是金世遗的毒针尚不致于死得如此之快，主要是由于他在毒性入穴之后，又挟平生精力于一掌，猛烈扑

击，恰在此刻，吕四娘为救金世遗，猝然间一拂衣袖——虽然是轻轻一拂，但这一拂之力，柔中含刚，足可裂石断碑！洞冥子被吕四娘拂落地上，真力顿时分散，金世遗的金角蛇毒便乘虚而入，直攻心脏！

这金角蛇毒若不进入心脏，人可苟延残喘，但一旦进入心脏，便立即窒息而死！

因此连吕四娘也误以为洞冥子脉息全无，已经死了！

好在黄石道人、赤神子与洞冥子交往密切，知道他练成了天魔功，两人迅速交换眼神，心领神会，救出了洞冥子。

他们二人知道现在要在七天之内救活洞冥子，只有一个办法：找到金世遗的毒针解药：千年灵芝！

可是要在七天之内找到千年灵芝，又是谈何容易！

黄石道人提议：先将洞冥子带到他的石林中去，然后再作商量。“听说雀儿山上曾长有千年灵芝，说不得我们只好去找了！”

黄石道人、赤神子星夜兼程，把洞冥子带到了石林之中。

还剩三天时间，但黄石道人他们连灵芝的影子也未见到！

两人焦急万分！

“千年灵芝一般生长在人迹罕至的绝壁峭崖之上，雀儿山有个鬼斧崖，我们不妨去看一看——现在只有死马当成活马医了！洞冥子道友，如果那儿还没有，你就休怪我们两人不义气了！”黄石道人道。

黄石道人与赤神子辗转来到鬼斧崖旁。

鬼斧崖壁立千仞，真个如同鬼斧神工造就，两人站在崖边往下一看，也禁不住有些头晕目眩！

一只岩鹰在半空之中盘旋……云雾缭乱！

那只巨大的岩鹰飞了一阵，突然在崖壁之上的一棵铁松上歇了下来。

黄石道人拍了一下手掌，“嘿！你看那是什么？”

黄石道人往下一指，赤神子透过云雾看下去，果见铁松之旁有一朵血红似火的花儿迎风怒放着，而花儿下面，盘曲着一只手臂粗细的蟒蛇身子！

“听说千年灵芝一般均有毒蛇猛兽守防，果然如此呢！”赤神子高兴地叫道。

“现在得想个办法去取上来！”黄石道人说道。

赤神子望着那长在半壁之上的千年灵芝草，一时之间想不出什么法儿来。

“如以游壁神功下去，本来亦未尝不可，但一来距离太远，二来风力太大，怕有什么意外呢！”

“说不得只好采用采药人的老法子了！”赤神子探取出一根红带，临风一展，宛如彩虹凌空，竟有数十丈长，但离千年灵芝仍有数尺之遥！

“我抓住，你下去，你的游壁功比我强出十倍！”赤神子道。

“也好！”

黄石道人背插拂尘，顺着红带，滑了下去。他头下脚上，去势快极，眨眼就滑到了红带尽头！

黄石道人反手拔出拂尘，用力一挥，那拂尘直如灵蛇吐信一般，卷向了那株火红的千年灵芝！

就在拂尘堪堪扫到之时，一道金光一闪，黄石道人吃了一惊！

那只金花蟒蛇矢矫腾身，不闪不避，径直昂首迎向黄石道人的拂尘！

黄石道人的拂尘本在卷起灵芝，因此用的只是巧劲儿，加之他头下脚上，此刻双腿紧紧绞住红带，身体不住摆动。

好个黄石道人，变招奇快！

眼见蟒蛇就要袭到，手臂急抖，那根根拂尘霎时之间便如冲冠怒发一般，急扫向金花大蟒七寸之处！

黄石道人这柄拂尘，何等了得，就连唐经天、冰川天女也难以单独抵挡！

只是电光石火一闪，那蟒蛇已被扫成数截，纷纷落下深谷之中去了！

赤神子用力拽住绳子，瞧着下面的情况，一阵阵心惊肉跳，心道：“黄石道人不枉在石林之中潜修数十年，功夫果然胜过自己一筹。适才这等情景，如在平地，倒无什么惊奇之处，可是那场短暂搏斗是在绝壁千仞之上进行的，那情形又大不一样了！”

黄石道人击落金花大蟒之后，拂尘再卷，那支千年血灵芝眨眼间已然卷回黄石道人的手中！

黄石道人大声对赤神子叫道：“赤神道友，扯紧点，我就要上来了！”

“放心吧——”

赤神子拽紧红带，知道黄石道人已然得手，立马就要飞腾而上了！

可是赤神子话音甫落，一个白衣如雪的妇人身影从天而降，落在赤神子与黄石道人之间，一闪身，下到离黄石道人只有丈余之遥的地方，身子便停住了。

赤神子与黄石道人均是惊得魂飞魄散！

这妇人是谁？

看她适才身手，似乎功夫竟在他们二人之上！

赤神子惊道：“你、你要干什么？”

“哈哈……我要干什么？你不是明知故问吗？快把灵芝给我，否则——”白衣妇人伸出左手食指与中指，形同利剪，夹住红带：“我就剪掉它！”

黄石道人现在已转过身来，双手抓住红带，仰头望着这个半地里杀出的程咬金，心中又气又恼，却是毫无办法！

“黄石道人，你快拿主意吧！”赤神子无可奈何地叫道。

黄石道人对妇人说道：“我这灵芝并非为我们自己采摘，而是为了去救一位朋友，请你高抬贵手——”

“哈哈——救人不如救己，你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我数一、二、三，数到第十，如我手中还没有拿到灵芝，我就剪断这下面的带子！那时，你就会象刚才那条金花大蟒一样，死无葬身之地！哈哈……”妇人怪笑道。

“你，你别太得意了，如果我掉下深渊之后，恐怕你也难逃一死——你忘了，那带子是掌握在赤神道友的手中的！”黄石道人道。

“是的，如果黄石道人有个三长两短，那你也休想再

从我手中活出来！”赤神子微微一抖手中红带，妇人及黄石道人均在峭壁之上滚动了几下。

“但你毕竟比我先掉下去！人终有一死，只是先后久暂而已，我死在你之后，比你多活一刻，也算是值得了！”那妇人冷冷说道，声音如同自冰谷之中飘出来一般，令黄石道人颤栗！

“我数一、二、三、四……”

白衣妇人数到第九之时，黄石道人叫道：“那好，你拿去吧——”

妇人伸手抓住黄石道人抛上来的一枝千年灵芝，脚在悬崖之间上一点，眨眼之间掠起数丈，接着又抓住带子，如是数次，已然飞身上了崖顶！

妇人上来之后，将千年灵芝凑近鼻尖，深深地呼吸了一口，“呀，好香！”

赤神子顾不得灵芝，对下面叫道：“黄石道人，抓紧带子，我拽你上来！”

黄石道人依着赤神子一拽之力，很快飞了上来。

黄石道人与赤神子满以为在这当儿，那妇人会一走了之，殊不知那白衣妇人不仅没有走开，反而笑咪咪地站在他们俩身后，轻拈灵芝，状甚妖艳。

现在的情形与适才又不一样了，黄石道人与赤神子可以以二敌一，那妇人功夫再高，恐怕也难抵挡！

可是妇人竟然拈着灵芝，笑望着他们俩人，眼中毫无怯懦之色！

黄石道人与赤神子怒目看着白衣妇人，气咻咻地发呆，

黄石道人手中拂尘丝有如愤怒的马鬃飞扬，而赤神子的一双喂有剧毒的血红手掌也发出丝丝烈焰！

那白衣妇人闪身又到了悬崖边，笑道：“我告诉你们两件事——信不信由你们！第一，合你们二人之力，也未必能够胜过我；第二，纵然能够胜过，你们仍然不会得到灵芝的——”那妇人将手中的灵芝摇了摇，我会将它扔进这万丈深渊的！”

赤神子一错血掌，就要欺身上前！却被黄石道人伸手阻止。

“不可妄动！”黄石道人轻道。

“怕她作甚？”赤神子气冲牛斗。

“哈哈！听说你的掌力十分了得，可不可以使出来让我开开眼界——”妇人话音未毕，探掌拍向一块突兀的山石！

“砰！”地一声，但山石并未粉碎——

“不过尔尔，嘿嘿！”赤神子觉得好笑，连山石都未拍碎，竟要和自己拼一拼掌力，真是不自量力！

那妇人拾起一粒石子，打向她适才拍过的那块山石，顷刻之间，那块山石便漏出一只掌形洞，洞深竟达尺余！

黄石道人与赤神子同时“啊”地叫了一声，两人暗道：“这妇人是人是鬼？”她的轻功已是了得，没想到她的一双玉掌，看似柔软无力，居然可以洞穿石头！天下真有如此奇怪神秘的掌力吗？”

“怎么样？”白衣妇人笑道：“天下没有不可洞穿的东西！”

“那你要怎样？”黄石道人问道。

“很简单，只要你们愿意和我合作，我不仅会帮助你们治好你们朋友的伤，而且以后你们会得到我很多好处的……哈哈！”白衣妇人的笑声惊起几只岩鹰，悲鸣而去。

唐经天、冰川天女得知洞冥子被黄石道人与赤神子救活之事，心中叹道：“邪派人物也不乏义气，实在可嘉呀！”

唐经天道：“洞冥前辈，恭喜你——”

洞冥子枯笑了一下：“嘿嘿，要让我死谈何容易！”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你们中国人这句话实在说得有道理嘛！”哈叶什笑道。

“你就是哈叶什吗？”洞冥子问道。

“是的！”

“哦，赤神道友曾提起过你，他当年驰骋康藏一带——”

“我是在尼泊尔边境见过赤神子的，可惜后来他竟死在冰峰之上。”哈叶什道。

“是呀，赤神道友——”洞冥子轻声说了一句，竟未说下去。

“洞冥前辈，我们冰宫今夜真是荣幸万分，眨眼之间，竟迎来了天下豪杰！我与冰川天女均属晚辈，还望你不记前嫌……”唐经天诚恳的说道。

“嘿嘿嘿！这个自然——我今夜并非为报前仇而来……”洞冥子笑道。

“哦？”麦永明等人望着洞冥子，不知他来意如何。

冯琳轻笑道：“洞冥子，有话就说，又何必卖那么多关子？”

洞冥子道：“你就是当年名震江湖的江湖三女侠之一的冯琳么？嘿嘿，还是象个小孩儿，嘿嘿！”

冯琳经他一说，也格格笑了起来。

洞冥子突然问了一声：“你们知道鹰穴这两个字吗？”

“鹰穴？什么鹰穴？”众人异口同声，显然均是破天荒第一次听到。

“鹰穴，就是老鹰居住的岩穴，你们可知道这个地方吗？”洞冥子又道。

“天下老鹰的岩穴举不胜举——”麦永明道。

“但我说的这个鹰穴却是一个具体的地方，并非泛泛而指！”洞冥子道。

“鹰穴？指某个具体的地方？不知道，我们走的地方也不算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不知——”武老大道。

“鹰穴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你快说一说，我们也多一份见识！”武老二又道。

“鹰穴这个地方是天下最为奇险和秘密的地方，在那儿，珍藏着无数武林秘籍和其他奇兵怪器……”

“那个地方又是谁找到的？又是谁将那些东西藏进去的呢？”冰川天女问道。

“嘿嘿，说起来话就长了——在座之中，如论年纪，当数我最长了，也许知道的事情也要多一些！”洞冥子十分得意。“相传数百年前，有位武林怪人名叫孙啸月，他外号名叫空手道人，号称当时天下第一偷，又有偷王之称。孙啸

月一生爱好均在一个偷字，而他一生所偷又都是天下武林各派秘密珍谱以及奇门兵器法宝，他将所偷东西尽数隐藏在一个绝秘地方，天下除他之处，再没有第二个人知道，人们只知道他藏宝的地方叫做鹰穴！孙啸月死后，寻找鹰穴的人不计其数，但均以不了了之告终。后来人们开始怀疑鹰穴藏宝只是孙啸月留给世人的一个不解之谜，一个神话传说，或者是一个大玩笑，渐渐地，人们就忘记了这个传说，现在知道的人就更少了……”

“那与今夜的事又有什么关系？”麦永明问道。

“当然有关系！不仅有关系，而且关系还十分密切呢！”洞冥子表情甚是神秘。

黄石道人亦道：“洞冥子道友，你且道个明白出来！”

“好！我就道个明白——你们可知朝廷送给拉萨的那个金瓶已经失窃了？”

“这个，我们都已知道了！”麦永明道。

“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鲜消息！”武老大失望地说道。

“嘿嘿！新鲜的还没有说出来，你又着什么急呢？”

“你这老道，当真是个捉弄人的老手！”冯琳笑道。

“妈妈，没准儿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呢！”李沁梅故意将嗓门儿说得很大，意在让洞冥子听到。

“你们既然知道金瓶被偷，你们可知道是谁人所偷？又偷到哪儿去了呢？”

洞冥子这一问，众人均怔了一怔。

“莫非你知道？”哈叶什问道。

“是谁人所偷，我尚不知道，但是偷到哪儿去了，我